



二次方。封神序列要被打造成这样的白日梦，它就必须切断与历史原型的联系，像在彩条屋和追光动画所构建的封神宇宙那样，完成由逃避封神到主动追求封神的嬗变。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或即将奔赴这场封神狂欢时，另一些人却在李硕的文字中受难。“然后开始杀人”，李硕在《翦商》中写道，“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颞骨一块、右腿一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童四名，婴儿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剥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李硕相当粗暴地把作为人类一部分的我们带到人类的另一部分人的面前，越过时空的离间和人为的抹杀，迫使我们目睹、倾听、见证人牲在现场的哭喊声，并且提醒我们别忘了现场之外他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深渊般的痛苦。对于这样的历史，任何的概括或抽象都是不合适的，都表明了它们作为钝化或瘫痪历史感的手段的性质。人类历史的进步主要地并非体现在杀戮和暴力的减少上，而是体现在对隐匿或掩饰它们的方法的创新上。李硕通过这种寓言式的血腥场景及其对人的主体性的戕害，意在促使我们回望从中一路走过来的过去，并据此向现实和未来发问。

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



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痛苦

当然，李硕的这种书写置于当下注意力经济的背景下，很容易被看成是以消费苦难的方式哗众取宠。——否则，这种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场景，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历史已经过去了，尸骨已经掩埋了，重提这一段历史，除了有煞风景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而且，除了被杀时的叫喊，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历史的客体姓甚名谁——他们进入历史的理由只是他们被杀死了——这种匿名（者）的痛苦即便进入了历史的书页，又能怎么样呢？

但是，李硕相信感性的力量，相信痛苦是可以负载足够深刻复杂的认知内涵的。在人祭制度中，得到与损失分属于两个对立的群体，献祭者迫使人牲成为纯粹的代价，而自己收获了以此为代价带来的全部好处，哪怕这种好处只是想象中的宗教利益。——宗教利益并不意味着把幻想当作现实，而是他们对现实有着跟今天的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在这个制度语境中，人牲的哭喊，连同他们身后留下的残骸遗骨，正可以视为对这种一部分人得到全部，另一部分人失去全部的权利分配格局提出的强有力的质疑，而这种质疑难道不应该转化为我们的质疑？难道人祭的历史仅仅与这些特定的人牲有关？难道历史的苦痛注定只能由他们承担？难道三千多年前的人牲的命运不会以某种隐秘的方式支配着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不能作为人类共同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无限延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去感受这种痛苦，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在我们这里就仍旧没有被清算，从而这种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能性就并没有被清除，尽管造成痛苦的方式可能不再是人祭了。

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这不是无足轻重的事，好像只是我们向他们投去一抹同情的目光。因为只有他们被置放在人类的位置上时，他们作为“人”的痛感体验才能被指认和认同。这个意义上的痛苦体验可以进一步用来改变知识的结构关系乃至人类的命运：从终极意义上，如果这些人牲被想象成被剥光了衣服也会感到羞辱，被刀子切割时也会感觉剧痛，离开世界时也会把整个世界带走的跟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姊妹一样的人，对他们的杀戮就是不可能的。

“然后开始杀人”——坐在《封神》的巨大银幕前，李硕的声音突然响起来了——声音有些喑哑，但我相信那就是李硕的声音。（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